　　我是唱阴戏的，白天从不开嗓，晚上却一曲难求，唱给特殊的客人。

　　中元节这天，京圈大佬裴老爷子天价拍下了今晚的戏。

　　在大山里刚搭好戏台，画上脸谱，一群醉熏熏的人闯了进来。

　　为首的竟然是我穷的叮当响的男友，此刻一身名牌搂着一个女人一脚把我准备的贡品踢翻。

　　“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野鸡班子，今天这地方我要了，识相的赶紧滚蛋！”

　　他身后的几个跟班也跟着起哄：

　　“裴少，要不然让她唱个十八摸，给你和小美一会儿的野战助助兴？”

　　脸谱遮挡了脸，裴远显然是没认出来我，我压着嗓子催促他们赶紧离开。

　　装穷就算了，连感情都是假的？

　　结果裴远当场暴怒：“臭婊子你以为你是谁，敢不唱，今天我就废了你的嗓子，砸了你这破戏台！”

　　距离开戏还30分钟，可我的戏从来都不是唱给活人听的。

　　......

　　1

　　裴远身后的跟班瞬间附和：

　　“裴少，这女人看着还挺有性格，跟你那个神神叨叨的小女友挺像。”

　　“当初要不是裴少打赌输了，也不会大街上随便拉个女人就表白。”

　　“赌约恋爱三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，裴少有没有将人吃干抹净？”

　　裴远瞟了他一眼：

　　“就那种蠢货白送给我都不要，一天脏的要死，碰个手我都嫌恶心。”

　　我看着被踢翻的贡品，握紧了拳头。

　　原来如此。

　　我以为的一见钟情遇到了真爱，没想到只是一场赌局。

　　“还愣着干嘛？”裴远见我迟迟不动，一脚踹在我身上。

　　“让你唱你就唱！别他妈耽误老子时间！”

　　“今天我要和小美大战三百回合！你要唱的好了，让我兴致来了，今晚让你数钱数到手抽筋。”

　　我被他踹的撞在戏台柱子上，五脏六腑都跟着疼。

　　眼看着时间越来越近，我心里焦急如焚。

　　硬碰硬肯定不行，裴远看来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二世祖。

　　我只好耐着性子的解释：

　　“今晚的戏已经被一个大人物包下了，更何况普通人听不得这台戏。”

　　裴远却呲笑出声：

　　“还大人物都搬出来了？在这京北地界上，我裴远就是天！”

　　他身后的马仔也跟着起哄：“就是！裴少让你唱是给你面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”

　　看着他们一口一个裴少，我觉得可能装穷的裴远就是裴老爷子的孙子。

　　为了不耽误时间，我立刻开口：

　　“包戏的人是裴老爷子！”

　　“还裴老爷子？”裴远顿时笑得前仰后合。

　　“你们听见没？她拿我爷爷来压我！哈哈哈哈！真是笑死我了！”

　　真是蠢货。

　　连自己亲爷爷的局都敢搅，真是嫌命长。

　　眼看着开戏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再拖下去，请来的客人们会发怒的。

　　“我这戏活人听不得，我劝你们赶紧离开，再拖下去后果你们承担不起。”

　　裴远彻底没了耐心。

　　一脚踢在旁边的锣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

　　“再他妈废话一句，老子现在就把你舌头割下来，让你这辈子都当个哑巴！”

　　“还他妈活人听不得？装神弄鬼给谁看呢？老子活了二十多年，最不怕的就是鬼！有本事你现在就叫个鬼出来让我开开眼！”

　　他身后的跟班们爆发出哄堂大笑。

　　污言秽语不断。

　　结果我刚想给裴老爷子打电话。

　　一回头裴远已经按下了戏曲播放键。

　　“别动！不能开！”

　　2

　　完了。

　　我站在原地，手脚冰凉。

　　阴戏的规矩，曲一起，就不能停。

　　戏台的灯火一亮，就不能灭。

　　直到宾客尽兴，自行离去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阴风阵阵，甚至卷起了之前被裴远踹翻的祭品。

　　裴远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更加兴奋：

　　“哟，起风了？这是要下雨？正好雨中野战更有情趣啊，宝贝儿。”

　　小美立刻锤着他的胸口：“裴少，你真坏！”

　　我唱阴戏十年，见过形形色色的客人，也见过不少不知天高地厚的闯入者。

　　但蠢到为自己催命的，裴远是头一个。

　　一群人推搡着我，将我推回戏台中央。

　　罢了，唱一曲就唱一曲，速战速决。

　　只要在阴时之前把这群瘟神送走，最多也就是折损他们些阳气，大病一场，养养还能回来。

　　要是真等客人们到了，那才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。

　　我不再争辩，立刻唱了起来。

　　阴森的曲调开始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寒意。

　　裴远刚把小美身上的外套脱掉，正准备一展雄风。

　　听到这曲子，动作瞬间僵住。

　　“操！你他妈唱的什么玩意儿？把老子兴致都唱没了！”

　　他怒吼着冲上戏台，一耳光甩在了我的脸上。

　　甚至还不解气，抓起旁边的鼓槌就朝我砸过来。

　　我抬手去挡，鼓槌狠狠砸在我的手臂上。

　　骨头仿佛要裂开。

　　可台上的灯火不能灭，唱的曲儿更不能停。

　　这是规矩。

　　我强忍着剧痛抹了下嘴角的血。

　　颤抖着声音，继续将那未完的曲子唱下去。

　　终于，一曲终了。

　　“曲唱完了，你们可以滚了。”

　　“滚？”裴远瞬间怒了。

　　“臭婊子，你扰了我的兴致还敢让我滚？今天不把你这破嗓子废了，老子就不姓裴！”

　　就在他的手即将掐住我脖子的时候。

　　“轰隆！”

　　大雨倾盆。

　　脸上的脸谱被雨水冲刷。

　　很快我的脸露了出来。

　　裴远愣住了。

　　见了鬼一样指着我：

　　“是你！”

　　3

　　“我说怎么神神叨叨的，原来是你！”

　　“蒋意，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是不是？故意探查了我的行踪，然后在这荒山野岭装神弄鬼，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？”

　　“怪不得我之前说欠了一大笔钱，你还上赶着说要帮我还，想用这种方式赖上我嫁进我们裴家？”

　　小美立刻拉了拉肩带，露出了浑圆：

　　“远哥，她肯定是看你有钱故意耍心机呢，不像我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就算你没钱我也愿意跟着你。”

　　裴远嗤笑一声，捏着小美的下巴亲了一口：

　　“一个唱丧戏的野鸡，也配和我们小美比？”

　　跟班们怪笑着上前打量我，目光恶心至极。

　　“裴少，原来还真是你那个小女友啊！”

　　“你说她故意跟踪我们，是不是看裴少没碰她，欲求不满了啊？”

　　我低头看了眼时间，还有不到十五分钟了。

　　要是耽误了唱曲的时间，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！

　　作为命格奇特的我，师父从小就教导，唱阴戏不可对外泄露身份。

　　平日里更要谨言慎行，心怀敬畏。

　　和裴远在一起时，他问过我靠什么生活。

　　我只说，我是唱戏的。

　　他当时捏着我的鼻子，坏笑着将我推开：“唱戏很辛苦吧？要不然以后我养你？”

　　时间已经不够了，即便是我也不敢耽误戏曲的开场，否则下场也不好过！

　　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动起来。

　　想来是裴老爷子看下了大雨，想来询问是否一切正常。

　　结果我刚接起来说了声裴老爷子，就被裴远一把夺了过去。

　　“你个老不死的，招摇撞骗竟敢骗到我裴家头上了。”

　　“还有蒋意你这个臭婊子，你俩是合谋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等我玩儿死了她就去给你这个老东西收尸！”

　　说完他看都没看，直接将我的手机砸在地上。

　　凄厉的戏曲还在放着，裴远烦躁的吼了一嗓子：“吵死了！”

　　他抬脚就将那个老旧的播放器踹翻在地，又狠狠踩了几脚。

　　吱呀一声，戏曲停止。

　　我冷冷的看着他们，像在看一群死人。

　　“你们完了！”

　　“戏曲不能停，那是放给客人的请柬！”

　　话刚说完，雨停了。

　　裴远和他的跟班们都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嘲笑声。

　　“天都晴了！还神神叨叨的说客人呢，哪里来的客人？”

　　“本来赌约结束我还想放你一马呢，既然我的兄弟们喜欢，今天你就好好伺候伺候他们！”

　　我没有理他，只是抬起头看向远方。

　　雨停了不是好事。

　　那是客人在清场。

　　小美也嗤笑着看着我，嗲着声音缠上了裴远：

　　“远哥，别跟这种人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我心疼。”

　　裴远被哄的舒坦了，捏了一把她的脸。

　　然后一脚踹在我的膝盖，我站立不稳跪在了泥水里。

　　“蒋意，我当初追你的时候，你他妈不是挺能装的吗？”

　　“装清纯装善良，背地里早就打听好我的身份，在这儿等着我呢吧？”

　　“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的唱一曲让我好好的释放，你就彻底留在这儿别回去了！”

　　他揪住我的头发，强迫我看向他。

　　我一拳捶向他的下半身。

　　裴远吃痛的弓下了身子却没有放开我，反手给了我一巴掌。

　　“还敢动手？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”

　　小美笑着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递了上去。

　　裴远踩住了我的手，立刻逼近了我的眼睛。

　　“挖了你的眼睛之后，再挑了你的手筋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很痛快的。”

　　手骨碎裂的痛让我不断发抖。

　　“我唱！”

　　算了，只剩下了最后的五分钟。

　　既然你们这么想死，那我又何必拦着。

　　4

　　裴远抬起脚得意的踢了踢我：

　　“早这么听话不就完了？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

　　他指着戏台中央：“跪那儿给老子唱，唱得好听点儿。”

　　他转身就将小美一把搂进怀里。

　　粗暴的撕扯着她身上的裙子。

　　“宝贝儿，我都憋了半天了，哥哥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真男人。”

　　“远哥，你好坏啊......”小美半推半就，喘息不断。

　　那群跟班更是吹着口哨，甚至还有人往我这边走来。

　　我撑着身子跪坐起来。

　　播放器已经彻底报废，被裴远踩的稀烂。

　　我将地上被踢翻的贡品捡起来重新摆好。

　　三支香被我从供品盒里取出，指尖一撮无火自燃。

　　升起三股笔直的青烟，纹丝不动。

　　“草，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”

　　裴远一边对小美上下其手，一边不耐烦的冲我吼道。

　　“让你唱曲儿，你摆弄那些破烂玩意儿给谁上坟呢？赶紧的！”

　　时间马上就要到了。

　　周围已经寒气阵阵，之前还闷热潮湿的山林，此刻竟透着一股诡异。

　　原本还在起哄的几个跟班，声音也渐渐小了下去。

　　“我靠，怎么突然这么冷？跟掉冰窖里了似的。”

　　“哎，我说你们别挤我啊，地方这么大......”话说到一半一回头，身后空空如也。

　　“怪了......明明感觉后边全是人，肩膀都挨着肩膀了......”

　　起先还没人在意，可渐渐的都感觉到了不对劲。

　　这片空旷的戏台上，明明只站着他们几个人，却有一种密不透风的压迫感。

　　裴远正扯着小美文胸的手也停住了，他烦躁的环顾四周：

　　“都他妈鬼叫什么？山里晚上降温不是正常！一个个没见过世面的怂样！”

　　我抬起头，直视着裴远：

　　“客人们到了，后果你们承受不了！”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的宾利疯狂的冲上山路，停在戏台不远处。

　　裴远见到下来的人，脸色大变，一把推开了小美：

　　“爷爷？您......您怎么来了？”

　　“我要是再不来，明年今天就该给你们这群小王八蛋上坟了！”

　　“赶紧都给我滚下来！马上来不及......”

　　裴老爷子还没说完，整个戏台外被浓雾包围。

　　想走？太晚了。

　　客人们已经入座了。

　　而我的戏曲，已经开唱！

　　“你这个贱货搞什么鬼，我爷爷怎么突然不见了？”

　　裴远刚要向我冲来，下一秒整个人一动不动的站在了原地。

　　一股阴气将他整个人包围！

　　“小子！谁准你打断我的戏曲？”

......

卡点...卡点...卡点...卡点

　　5

　　那声音不辨男女，每一个字都带着诡异。

　　“谁！谁在说话！”

　　“裴少！裴少你快看！”

　　几个跟班吓的魂飞魄散，连忙凑到裴远身边。

　　可他们刚碰到裴远的胳膊，就惊恐的发现。

　　裴远浑身上下硬的跟铁块一样！

　　动弹不得的裴远，嘴巴却还能用。

　　冲着我不断的嘶吼：

　　“臭婊子！你他妈对我做了什么手脚！这是什么高科技把戏？”

　　“你个疯婆子到底在哪儿装了音响！我告诉你没有用的，我一点儿也不怕！”

　　“别以为这样你就能得到我，我根本看不上你这种下贱的货色！”

　　我心里冷笑，真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。

　　都这种时候了，他竟然还以为是人为的把戏。

　　无知者最无畏，也死的最快。

　　我的嗓音却没有停，咿咿呀呀的唱腔回荡。

　　你们不是要听戏吗？

　　那就好好听，听完好上路。

　　“远哥！远哥我害怕！”小美尖叫着。

　　裴远冲她吼道：“一个破戏子耍的花招，就把你吓成这样？给我闭嘴！”

　　可她身上那件被扯的乱七八糟的裙子根本挡不住寒气。

　　整个人冻的嘴唇发紫，止不住的发抖。

　　“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！你这个贱人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　　“我们赶紧走吧，这地方有些渗人！”一个跟班最先崩溃，转身就往戏台下冲。

　　可他没跑出两步，就像撞在一堵看不见的墙上。

　　整个人被弹了回来，摔了个狗吃屎。

　　这一下，所有人都慌了神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裴老爷子焦急的声音从浓雾外传了进来。

　　听得见，却看不见人。

　　“阿远！你们这群混账东西！赶紧给我滚出来！”

　　“那是我裴家花了天价，请来给死人唱的转运戏！”

　　“这可是关乎我裴家未来十年的气数！你们搅了局，冲撞了客人，会出现意外的！”

　　听到裴老爷子的声音，裴远扯着嗓子喊：

　　“爷爷救我！我动不了了！是这个贱人搞的鬼！”

　　“蠢货！”裴老爷子的声音里满是绝望。

　　“你现在求谁都没用！还不快跪下给蒋姑娘磕头，求她高抬贵手，求客人们饶你一命！”

　　这话一出，剩下的几个跟班和小美瞬间慌了。

　　他们也意识到，自己惹上了真正要命的东西。

　　“大师！大师我们错了！”

　　“蒋意姑奶奶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”

　　“都是裴少逼我们干的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！”

　　一群人扑通扑通全跪下了，朝着我的方向拼命磕头。

　　泥水溅了满脸也顾不上。

　　6

　　我依旧唱着，眼皮都未曾抬一下。

　　戏已开场，客已入座。

　　想走，得问他们同不同意。

　　见我没有反应，他们手忙脚乱的爬起来在戏台周围乱转。

　　可无论他们往哪个方向跑，最终都会诡异的回到戏台前。

　　“这是什么鬼地方！”

　　“我们被困住了！”

　　“出不去......我们出不去了......”

　　小美爬到裴远脚边：

　　“远哥！你快想想办法啊！你不是最不怕鬼吗？你快叫他们滚啊！”

　　裴远动弹不得，看着不远处还在磕头的跟班，突然破口大骂：

　　“都他妈是你们这帮废物！当初是谁出的主意，说打赌追个女人好玩？”

　　“要不是你们瞎起哄，老子怎么会惹上这个疯婆子！”

　　一个跟班也豁出去了，哭着喊道：

　　“裴少，这能怪我们吗？当初你还说人家脏，碰一下都嫌恶心，现在怎么就成我们的错了？”

　　“就是！你还说玩够赌约的三个月就甩了，谁知道她这么邪门啊！”

　　眼看大难临头，昔日的兄弟开始互相撕咬，把责任撇的一干二净。

　　小美尖叫道：

　　“这不关我的事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！是你们，都是你们的错！”

　　她立刻远离裴远，仿佛他是什么瘟神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个胆子最小的跟班突然捂着脖子，发出惨叫。

　　“有东西！有东西在摸我的脖子！好冰！”

　　他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了脖子，然后整个人被提了起来。

　　“救......救命......”

　　剩下的人魂都吓飞了，瘫在地上。

　　我依旧唱着，咿咿呀呀的曲调未曾有半分紊乱。

　　这是规矩。

　　戏未终，客未散。

　　我不能停。

　　我甚至还有闲心看了一眼被吊在半空的那个跟班。

　　嗯，裤子已经湿透了。

　　我唱腔一转，变得更加凄厉婉转。

　　就在他们狗咬狗的时候。

　　那道诡异的声音再次响起。

　　这次带着不耐烦。

　　“吵。”

　　仅仅一个字，所有人瞬间噤声。

　　紧接着，戏台正中央那三支香的中间一支。

　　毫无征兆的断了。

　　我的心猛的沉了下去。

　　坏了。

　　这是客人里，有贵客动了怒。

　　一阵阴风卷过，将跪在地上的小美直接掀翻在地。

　　她的裙子被风吹起，露出了里面红色的内衣。

　　那道声音再次响起。

　　这次似乎就在小美耳边。

　　“穿红衣者，献祭。”

　　7

　　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小美身上。

　　她身上的红色，在此刻格外显眼。

　　小美濒临崩溃的尖叫，手忙脚乱的想把那件破烂的裙子拉拢，遮住那片红色。

　　可根本无济于事。

　　“不！不要！远哥救我！救我啊！”

　　“滚开！别他妈过来！”

　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。

　　可预想中的恐怖场面并没有发生。

　　小美除了冷的瑟瑟发抖，身上什么事儿都没有。

　　“哈......哈哈哈哈！”

　　裴远先是低笑，随即更是猖狂的大笑。

　　他想要活动一下僵硬的手脚，发现自己竟然能动了。

　　“我就说嘛！什么他妈的鬼神！都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！”

　　他冲到我面前，眼神凶狠的像要吃人。

　　“障眼法？全息投影？还是在哪儿藏了音响？”

　　“赶紧说！你他妈到底耍了什么花招！”

　　他猛的将我推向戏台的柱子。

　　力气大的让我险些昏过去。

　　可我的戏曲却没有停。

　　他不想要命，我还想要！

　　“还献祭？演得真他妈像！老子差点就信了！”

　　“你这个神婆装神弄鬼演的还挺像！”

　　“看在你这么舍不得我的份上，大不了我身边留给你一个位置也不是不行。”

　　“不过你那些脏了吧唧的衣服得扔了，还有那些瓶瓶罐罐神神叨叨的东西都扔了，看着碍眼！”

　　我知道他说的是我的戏服。

　　戏服虽然旧了点儿，是几代传承下来的，但和脏真是一点儿不沾边。

　　我唱了十年阴戏，师父说我们这一行，身上最要紧的就是干净。

　　唱戏前要沐浴焚香净口净心，戏服更是要用艾草熏蒸，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。

　　而裴远带着一身的烟酒色气，带着一群污言秽语的跟班，闯进这清净地。

　　满心满脑的龌龊心思，却反过来说我脏。

　　当初我是怎么看上他的？

　　是因为他第一次见我时穿的白衬衫站在阳光下，笑起来的样子温暖又阳光？

　　真是白瞎了一副好皮囊。

　　当初的我甚至还为他动过放弃唱戏的念头。

　　师父说过我命格特殊，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，但此生注定与常人的幸福无缘。

　　可裴远的出现，让我第一次对爱情生出了向往。

　　现在看来，向往真是只是向往。

　　与我无缘。

　　这时裴远身后的几个跟班见状，也跟着松了口气，胆子又大了起来。

　　“我就说嘛，肯定是这娘们装神弄鬼想吓唬我们！”

　　“裴少，这地方邪门的很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！”

　　还踢了踢之前被掐着脖子提起来，但现在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另一个人。

　　“喂，别玩儿了，都是假的，你再装可就没意思了。”

　　裴远却冷笑一声：

　　“走什么？”

　　“老子今天被耍得团团转，不把这个场子找回来，我他妈以后还怎么在京圈混？”

　　8

　　裴远环顾四周，浓雾依旧没有散去。

　　裴老爷子也始终不见踪影。

　　“老头子人呢？你把他藏哪儿去了！”他冲着我吼。

　　我靠着柱子继续唱着。

　　一曲马上就要结束。

　　这可是关键时刻。

　　那支断掉的香可不是摆设。

　　贵客动了怒，从来不会轻易罢休。

　　裴远被激怒，抓着我的头发就要往柱子上撞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个跟班突然指着另一个方向，声音抖的不成样子。

　　“小......小王呢？刚刚不是还在这儿吗？”

　　众人一愣，这才发现刚才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的一个跟班，不见了。

　　他之前的位置空空如也，仿佛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　　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

　　“我......我靠！人呢？”

　　“他是不是自己跑了？”

　　“不可能！这雾这么大，他跑哪儿去？一点声音都没有！”

　　刚刚回暖的气氛瞬间又降到下来。

　　小美更是吓的直接尿了裤子。

　　一股骚臭味弥漫开来。

　　裴远恍惚了一下，但依旧嘴硬：

　　“肯定是那孙子害怕自己找地方躲起来了！废物！”

　　他嘴上骂着，手上的力气却不由自主的松了些。

　　他拖着我在戏台上乱转，试图找出所谓的机关。

　　“说！控制器在哪儿？是不是埋地底下了？”

　　我被他拖得一个踉跄，心里却在冷笑。

　　死到临头，还在用他那可怜的认知来解释眼前的一切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。

　　声音从远处的地上传来。

　　是刚才消失的那个跟班小王的手机。

　　屏幕亮起诡异的光，来电显示“妈妈”。

　　裴远一把捡过手机，打开免提就吼：

　　“喂！你是小王的妈吗？让他赶紧给老子滚回来！别他妈装神弄鬼......”

　　他的话戛然而止。

　　电话那头阴冷的嗓音，带着笑意。

　　“你的朋友在我这儿做客呢。”

　　“他说......他很喜欢这里的戏。”

　　裴远的脸瞬间没了血色。

　　他一把将手机扔了出去。

　　剩下的几个跟班和小美彻底崩溃了，哭喊着抱作一团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周围的浓雾开始缓缓变淡。

　　戏台外的景象渐渐清晰起来。

　　可出现的不是下山的路，也不是裴老爷子的宾利车。

　　戏台下，已经密密麻麻的坐满了客人。

　　一排排一列列，坐的整整齐齐。

　　将整个戏台围得水泄不通。

　　裴远腿一软，彻底瘫坐在了地上，嘴里喃喃自语：

　　“疯了......都他妈疯了......”

　　9

　　一曲终于唱完。

　　我也停了下来。

　　台下那些密密麻麻的客人，纹丝不动，鸦雀无声。

　　我对着台下，躬身一礼。

　　“谢各位客人赏光。”

　　话音落下，台下那些模糊的身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　　微光穿过浓雾，也照亮了这一片狼藉。

　　“都走了？”一个跟班声音发颤。

　　“我就说嘛！幻觉！肯定是山里的瘴气引起的集体幻觉！”

　　裴远撑着地站起来，脸上是被戏耍后的暴怒。

　　“你这个贱人！”

　　他朝我冲了过来。

　　被我一脚踹翻在地。

　　“裴远，你不是想听戏吗？”

　　“好听吗？”

　　“你满意了？客人们也满意了。”

　　裴远彻底被激怒，理智全无。

　　“老子今天非弄死你这个装神弄鬼的婊子！”

　　他爬起来挥起拳头对着我的脸砸了过来。

　　可那拳头马上靠近我鼻子的地方停住了。

　　“呃......”

　　他整个人痛苦的弓下了身子。

　　紧接着他身后那几个跟班，也一个接一个的发出了惨叫。

　　“我的腿！我的腿没知觉了！”

　　“啊！好冷！血......我的身体冻住了！”

　　他们瘫倒在地，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。

　　小美跪在地上眼神涣散，嘴里不停的念叨着：

　　“红色的献祭，不要烧我......好烫......”

　　她突然尖叫起来，双手疯狂的撕扯着自己身上那件破烂的裙子。

　　连带着皮肉，抓出了一道道血痕。

　　“烧死我了！啊！”

　　在一声凄厉的尖叫后，她两眼一翻昏死过去。

　　只剩下裴远浑身剧烈的颤抖。

　　他想抬头骂我，可一张嘴，喷出的却是一口黑血。

　　那血落在地上，竟冒起了一阵白烟。

　　还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腥臭。

　　“蒋意你......你到底......”

　　话没说完，他一头栽倒在地上。

　　我看着倒了一地的这群人，心里已经平静下来。

　　我说过戏曲不能停，那是请柬。

　　我也说过，后果他们承受不了。

　　他们不信。

　　现在信与不信，都得受着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被浓雾挡住的裴老爷子冲了进来。

　　腿一软，差点也跟着跪下。

　　“蒋姑娘......”他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　　“戏唱完了。”我靠着柱子，声音嘶哑。

　　“人，你们带走。”

　　“是死是活看他们的造化，也看你裴家的德行。”

　　裴老爷子浑身一震。

　　跟来的保镖将裴远那群人抬上车。

　　看着远去的车灯，我终于支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

　　10

　　再次醒来，是在师父城郊的小医馆。

　　师父正坐在床边，拿着个小刷子，仔细的清理着我那件沾了泥的戏服。

　　“醒了？”

　　“骨头没事，就是裂了，养养就好了。”

　　我动了动被吊起来的胳膊。

　　“师父，我没坏规矩。”

　　“我知道。”师父放下刷子，叹了口气。

　　“你这丫头就是性子太硬。”

　　“我早说过，那小子不是你的良人，你偏不信。”

　　我沉默了。

　　“裴家那小子这么一折腾，怕是要付出代价了。”

　　“那个叫小美的疯了。”

　　“在医院里见着红色的东西就又抓又咬，已经被送去精神病院了。”

　　我喝了口水，并不意外。

　　同一时间，市中心医院的高级病房里。

　　裴远正对着镜子，暴躁的整理着自己的头发。

　　除了脸色苍白了点，他觉得自己好得很！

　　等他出院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神婆送进去！

　　他越想越气，一拳砸在洗手台上。

　　“嘶！”

　　他甩了甩手低头一看，愣住了。

　　他的指甲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青紫色，就像人死后尸斑的颜色。

　　而且，好像长出了一大截。

　　他用力搓了搓，那颜色像是长在肉里，根本弄不掉。

　　一股莫名的寒意升起。

　　他想起了那滩黑血，想起了小美疯癫的样子。

　　不会的，都是假的！

　　他用指甲刀去剪那截青紫色的指甲。

　　指甲被剪断。

　　可还没等他松口气，那截断甲竟从甲床上又重新长了出来。

　　完好如初，甚至颜色更深了些。

　　突然他冲到马桶边开始不断地呕吐。

　　有血，有碎肉。

　　大口大口的呕着。

　　这时手机响了，他接起来语气暴躁：“谁啊！”

　　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女人的哭喊：

　　“裴少！裴少您行行好！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家小峰吧！”

　　是那天跟班里一个叫王峰的妈。

　　“他两条腿都废了！医生检查不出任何问题，可就是动不了！跟两根木头一样！”

　　“你儿子疯了，别来烦我！”裴远不耐烦的挂断了电话。

　　可他刚把手机挂断，另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。

　　“裴少！李浩他眼睛看不见了！他说眼前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，求求您，他知道错了！”

　　“裴少......”

　　电话一个接一个，全都是那些跟班的家人打来的。

　　瘫痪的，瞎眼的，失心疯的......

　　没一个有好下场。

　　裴远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

　　如果一个人的遭遇是巧合，那所有人呢？

　　他猛的抬头，感觉房间里似乎不止他一个人。

　　窗帘明明拉着，可墙角处却好像站着个人。

　　他眨了眨眼，那影子又不见了。

　　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！

　　他抓起手机拨打了电话，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。

　　11

　　我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：“喂？”

　　“蒋意！”

　　“你他妈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手脚！赶紧给老子停了！”

　　我打了个哈欠，翻了个身。

　　胳膊上的石膏硌的慌。

　　“裴少，话可不能乱说。”

　　“唱戏的是我，看戏的是客，搅局的是你。”

　　“这笔账，还没算完呢。”

　　“算什么账！你想要钱？开个价！一百万？五百万？只要你把我身上这些鬼东西弄掉，钱马上到账！”

　　他以为自己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裴家大少。

　　我笑了，却让他那边瞬间没了声音。

　　“裴少你是不是忘了？那场戏，不是唱给你听的。”

　　“客人们不高兴，觉得你喧宾夺主。”

　　“你现在身上这些，是客人们......打赏你的。”

　　电话那头，裴远的呼吸变的粗重。

　　“什么打赏？你他妈把话给老子说清楚！”

　　见我不出声，裴远的声音开始发抖。

　　他慌了。

　　“蒋意！你救救我！”

　　“我不想死！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！求你了！”

　　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

　　“救我......求求你了，蒋意救救我......”

　　我挂了电话，不再理会他。

　　师父走过来给我掖了掖被子。

　　“裴家老爷子年轻时为了抢生意，断了同行的活路，逼得人家一家三口投了河。”

　　“他算准了自己晚年有此一劫，才想着用他孙子的运，去填他自己造的孽。”

　　我愣住了。

　　“用裴远的运......去填坑？”

　　“不然呢？你以为那场转运戏，是给谁转运？”师父冷哼一声。

　　“那老狐狸精明得很，以为找个命格特殊的你来唱戏，再用自己孙子的命做引，就能瞒天过海。”

　　“却没料到，他这个宝贝孙子是个蠢货，自己一头撞了上去，把事情搅的更大。”

　　所以裴远从头到尾，都只是他爷爷用来挡灾的棋子？

　　我还以为他只是个被宠坏的纨绔子弟。

　　现在看来，可恨之人也有几分可怜。

　　但不多。

　　我这一觉睡了三天三夜。

　　醒来时胳膊上的石膏已经换成了更轻便的夹板。

　　师父正在院子里晒草药，见我出来问道：

　　“饿不饿？锅里给你留了粥。”

　　我点点头，盛了一碗小米粥慢慢喝着。

　　“师父，裴家那边......”

　　“没动静。”

　　“那老狐狸比谁都沉得住气。”

　　“不过他那个宝贝孙子，怕是撑不住了。”

　　师父说的没错。

　　我粥还没喝完，医馆那扇破木门就被人撞开。

　　裴远冲了进来。

　　“求求你们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！”

　　他举起那双鬼爪似的手：

　　“你们看！它在长！我每天剪每天剪，可它一眨眼就长回来了！”

　　“我还吐，吐出来的都是烂肉！”

　　“我要死了！我快死了是不是！”

　　他一边说一边干呕，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

　　“我求你们了！要多少钱都行！一千万？五千万？只要你们能救我！”

　　这时裴老爷子也来了。

　　可他进来后，一阵阴风凭空刮起。

　　三个浑身湿漉漉的身影，就站在裴老爷子身后。

　　一对夫妻，中间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。

　　小女孩脸色青白，正直勾勾的盯着裴老爷子。

　　那对夫妻的身影一左一右搭上了裴老爷子的肩膀。

　　“啊！”

　　裴老爷子当场大小便失禁。

　　眼珠上翻，口吐白沫，浑身剧烈的抽搐。

　　裴远吓的魂飞魄散，想往外跑，可门像怎么也打不开。

　　“不关我的事！不关我的事！”

　　过了好久，风停了。

　　地上裴老爷子已经没了气息。

　　而墙角的裴远停止了尖叫。

　　他抬起头，眼神空洞诡异。

　　然后，他张开了嘴。

　　一段咿咿呀呀不成调的唱腔发了出来。

　　他的手脚极其扭曲怪异的姿态摆动着。

　　他疯了。

　　或者说，他成了新的戏台。

　　那一家三口的怨气没有消失，而是选择了一种更残忍的方式留在了他身上。

　　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　　裴家的事，很快就传遍了京圈。

　　裴老爷子突然暴毙。

　　唯一的继承人裴远，疯了。

　　裴家一夜之间，彻底败落。

　　我的伤也养好了。

　　胳膊活动自如。

　　师父躺在摇椅上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，悠哉悠哉。

　　“丫头。”

　　“嗯？”

　　“后悔吗？”

　　我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　　裴远的出现，确实曾让我对所谓的爱情，生出过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
　　现在想来，那不过是我命里该有的一场劫。

　　如今劫渡完了，我也该清醒了。

　　我是蒋意，一个唱阴戏的戏子。

　　生来就是吃这碗饭的，也注定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。

　　这没什么不好。

　　至少，我很干净。